

황진이

黄真伊

[朝鲜]洪锡中 著 薛舟 徐丽红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黄真伊

[朝鲜]洪锡中 著 薛舟 徐丽红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真伊／(朝)洪锡中著;薛舟,徐丽红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7.4
ISBN 978-7-5447-0248-5

I. 黄... II. ①洪... ②薛... ③徐... III. 长篇小说-
朝鲜-现代 IV. I312.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5180 号

Copyright © 2004 by Hong, Suk-Joon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ehoon Publishing Corp through Imprima
Kore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6-35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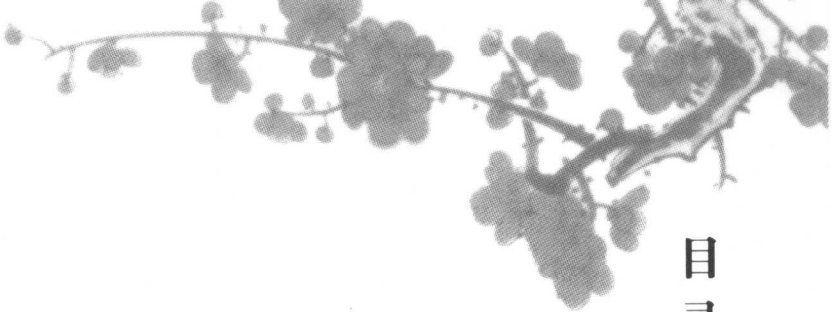
书 名	黄真伊
作 者	[朝鲜]洪锡中
译 者	薛 舟 徐丽红
责任编辑	薛 飞
原文出版	Daehoon Publishing Corp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7.25
插 页	2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248-5
定 价	28.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卜算子

严蕊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目录

第一部
招魂 1

第二部
松都三绝 139

第三部
月下杜鹃泣 297

尾声
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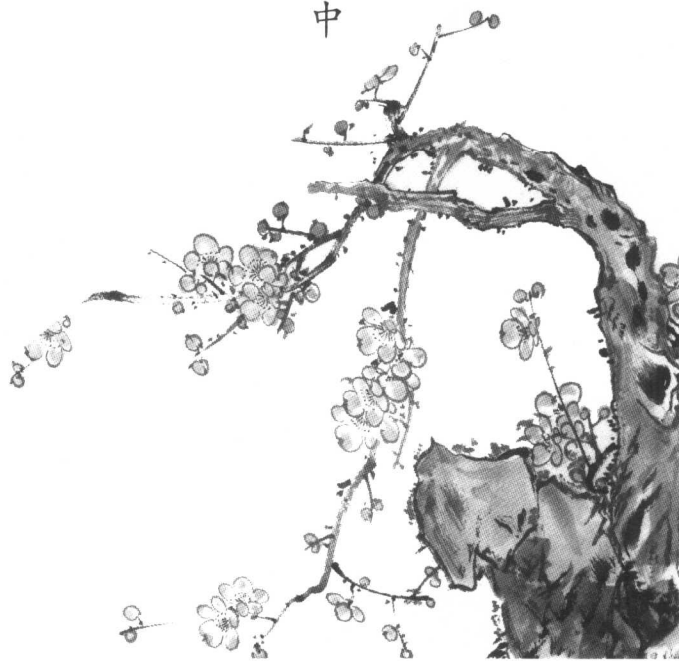
第一部

招魂

1534 年
甲午年

杜鹃哀鸣

明月低悬山中



半月城是松都^①的内城。城门内外都是经营客栈酒肆的地方,但是外面要比里面更加繁荣。城门外面有一家麻子开的马房^②,名为“石瓦房”,吸引的客人最多。

人们都说,这家马房之所以生意好,主要是因为他们家大门前盘踞着一块大如牛犊的奇石,吸引了过往路人的视线。有人说,这块护家石里藏着一条给主人积聚财富的锦蛇。

那年,燕山君遭到了驱逐。他下令全国百姓向王宫进献珍花异草和奇异的石头。黄海道的某个村庄里,近百名壮汉在农忙时节放下自家的农活,不辞劳苦地把这块奇石滚到了马房门前,然后他们发动叛乱,国王被赶出了王宫。听到消息的劳力们纷纷叫好,跑来助阵。结果,这块原本应该送到王宫后院的命运多舛的奇石就孤零零地留在了马房大门前。

现主人麻子已故的父亲深谙经商之道,在松都都是出了名的。他雇来劳力,在怪石周围挖了一条小水沟。石头把水吸上来,上面长出了苔藓。然后他又在每个凹陷处种上漂亮的草,形成了极有韵味的景致。

对于马房来说,这块奇石犹如赤身裸体佩带刺刀似的极不协调,但是谁能想得到这里却因此而出名,还吸引了那么多人的目光?消息传开之后,就连那些对奇石情有独钟的贵族也时常来参观。也不知是真是假,后来竟然还有人要把这块石头搬到汉城,或者搬到某某人的府上。然而三十年过去了,这块石头依旧发挥着护家石的作用,为这家人积累着财富。

事实上,这家马房之所以客人源源不断,生意兴隆,归根结底还是主人麻子与生俱来的赚钱手段。此人性情醇厚,心地善良,喜欢游玩。他们家就像南门外的都会厅。除了谈生意的客人,还有很多村里的闲人常常像老鼠似的聚集到这里。有时

① 松都旧名开城。

② 古时候给马喂食,供路人休息的地方。



候,他们可以吃到主人免费提供的晚餐,玩到深夜。来自京乡各地的客人自然而然地加入到这个行列,无论是谁,只要在这里坐上片刻,就能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童子佛,了解到来自汉城和乡村的消息。因此,除了某些有怪癖的客人,谁愿意错过这家厚道有趣,而且还能听到各路消息的马房,到其他那些为了省几分油灯钱而恨不得马上就让客人睡觉的客栈去呢?

甲午年(1534年),也就是燕山君被逐出宫,新任国王(中宗)进宫第二十八年的六月十五日那天——

一轮满月悬挂在马房东边屋顶上面的天空。月光洒满大地,封闭成四方形、憋闷得就像洞穴的庭院突然变得宽敞了许多,家里的角角落落都像被皎洁的月光清洗过了,看起来格外整洁。

因为这天是流头节^①,所以客人不多。从傍晚开始,附近村庄里的闲人们才陆陆续续地来了。村民们的年龄各不相同,穿着打扮也形形色色,他们舒舒服服地坐在庭院中间的草席上。主人麻子坐的草席边上放着火炉,里面的艾草粗如烟卤,卷曲如蛇,散发出浓浓的烟气。

像往常一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谈着,没有具体的谈话内容,也没有特定的方向。现在,话题转到了死人的鬼魂故事。一个瘦巴巴的缩发男子嘴里嘀嘀咕咕,念叨着魂啊、神啊之类的东西,别的人都瞪大了眼睛,呆呆地注视着那个人的嘴巴。

“……啊,哎呀,朴老爷往四周看了看,自己竟然被魔鬼吓得浑身发抖?他全身都在颤抖,一股阴冷的鬼气从脚底升起。‘原来这里就是我们家主人老爷的葬身之地’。想到这里,他的醉意立刻就没有了,突然害怕起来。他猛地抬起头来,沉浸在阴森月光下的芦苇丛墓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一直在努力,不想靠近墓地,可是他的脚还是不由自主地走到了这里,这可如何是好啊……”

^① 朝鲜节日名,特指农历六月十五日这天。

“这个人也太白痴了吧？这种时候，就应该念出二十八宿的名字。从前往后，再从后往前，反复念两遍，鬼魂也就不敢靠近了……”

人群之中总有一两个轻浮、鲁莽的人。趁着讲故事的人暂时喘口气休息的时候，一名中年绾发者不合时宜地打断了人家的话题。这时，坐在旁边的好胜之人又接着被打断的话题继续说了下去：

“你知道什么？你这个人啊。那个坟墓里埋葬着己卯年事件中被赐死的贵族。他喝了赐药，死得很委屈，变成了冤魂。你念叨几个星宿的名字，他就能轻易离开吗？这种时候，最管用的办法就是弄出打铁的声音。”

“你听听这个人说的是什么话啊。喝醉酒的人走错了路，又被鬼魂附了体，到哪里去弄出打铁的声音？”

“你的性子也真急。我们还是先听人家把故事讲完再说吧，怎么样？”

被打断的话题经过四五个人之口，终于又轮到了最开始讲故事的那个人。

“……所以，朴老爷尽管浑身发抖，两只脚却还是不得不走到坟墓前。可是，那个埋在坟墓里的老头儿身穿白色的寿衣，弯着腰，正在坟墓后面找什么东西。朴老爷走过去问道，‘老先生，您在找什么啊？’老头儿呆呆地盯着朴老爷的脸，看了一会儿，跟他说，‘啊，朴老爷，是你吗？我把我的刀弄丢了，正在找呢。明明是掉在这附近了，可是……’”

“什么，朴老爷真的主动跟鬼魂说话了吗？”

“那当然了。”

“这个人胆子也真够大，吃了十只豹子胆吗？”

“那就知道了。听说鬼魂最怕铁了，他为什么还要找刀呢？”

“混账，我不是说让你们安静吗……然后呢？”

“于是，朴老爷就反问了一句，‘您找刀做什么呢？’老头儿回答说，‘坟墓太重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朴老爷还想继续问，可



是村子里传来了鸡叫声，老头儿立刻从眼前消失不见了。”

“是这样啊？”

“是的。”

“朴老爷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当然是安然无恙地回来了，所以他才能把自己经历的事情亲口告诉我。”

“那倒是。不过，他说坟墓太重，那找刀有什么用呢？”

“他死得冤枉，肯定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才这么说。不过，谁也不清楚这些事情。己卯年事件发生的时候，好几百名无辜的人都失去了性命，岂止是几个大臣？不管怎么说，当时是国王下令这样做的，所以他们才集体遭到迫害。现在真相大白了，国王却没有半句认错的话，只有几名贵族承担起了这个罪名。真是好笑。”

“好笑的事多了。俗话说得好，‘皇帝放屁都是香的’。”

“你们听说汉城的消息了吗？敬嫔朴氏和福城君被逐出王宫，废为庶民了。”

话题突然从鬼魂故事转到了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王宫老鼠事件上。

世子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总是生病。有人想陷害他，就把砍掉四条腿的死老鼠，还有鱼头挂在了世子宫门前的树枝上。为了找到罪人，王宫里面很长时间都不得安宁。最后，敬嫔朴氏和她的儿子福成君以贪图世子地位的重大罪名被驱赶出宫，废为了庶民。

“朴氏母子现在还只是被赶出宫，沦为庶民，不过，听说他们很快就会被赐死了。人心险恶，说变就变。朴氏受到国王宠幸的时候，无数的大监大臣为了讨好朴氏，都像苍蝇似的叮着人家。到了这时候，他们都恨不得端着药碗亲眼看着朴氏母子快点儿死呢。”

话题似乎渐渐偏向了危险的悬崖，小心翼翼的麻子主人咂了咂嘴巴，打断了他们的话题：

“哎呀，真是不知深浅。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知道什么，竟然

还敢讨论国家大事……短尺测不出深水啊。”

说完，他张大嘴巴，痛痛快快地打了个哈欠。然后，他把话题转向坐在旁边的一个小伙子。

“小老么，你今天白忙了一天。”

“白忙了一天？”

“是啊。今年春天我们这里大旱，河水都干了，所以今天没有女人到小河里洗澡吧？”

大家都笑了。刚才因为话题被主人打断而安静的庭院又变得热闹起来。小老么满脸涨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哎呀，去年流头节的时候，这小子落在那些女人手里，吃了不少苦头，今年还想藏到那片松树林里？”

“假装是误闯进去的，戴着斗笠在那里大便，这不是常有的事啊。要想欣赏赤身裸体的女人，就算自己被脱光了也心甘情愿啊。有所得就要有所失嘛。”

“那也得有个分寸啊。那些母夜叉抓住这个小子，脱光了衣服，拿着工具把这小子打了个半死。从那之后，这小子每次撒尿都要开着灯，站在那里呻吟半天。这哪儿是常有的事？”

当事人干脆摆出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把头埋在膝盖中间。人们觉得他的样子很好笑，于是又一次笑弯了腰。

所谓“流头”，是“东流头沐浴”的简称，意思是六月十五日那天在东边的小河里洗头洗澡，洗涤身上的污秽。

从很久以前，松都的女人们就在这天聚集到城东的小河上游，洗头洗澡，清清爽爽地度过闷热的一天。既然要做生菜包饭，那怎能少得了豆酱？许多浮躁的年轻小伙子为了看赤身裸体的女人，纷纷藏到松树林里，这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被泼辣的女人们捉到，受尽折磨，那也是有趣的插曲。

去年流头节，小老么被女人们捉住，折腾了整整一夜。女人们围上来，将他痛打一顿，然后又剥光他的衣服，把他赶走了。他赤裸着身子藏进了草丛，直到天黑才敢回家。



然而今年从春天到初夏一直干旱，河水变成了窄窄的小溪。天气闷热，女人们失去了可以痛快玩水的乐趣，年轻人也错过了期待已久的好风景，老人们当然也失去了有趣的话题谈论，大家都很失落。

2

熬马食的伙计慢腾腾地走到麻子主人身边。

“我需要熬几匹马的马食？”

“等一会儿，我想想。去平安道的贵族有两匹马，还有十二只海州来的驴子……哎呀，你还是自己到马厩里数数吧。”

主人很不耐烦，让伙计去“数牲口”，自己则去听大家闲谈。突然，他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身材魁梧，敞开胸膛的小伙子像路标似的呆呆地伫立在明亮的月光中，注视着主人，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这是谁呀？原来是花谷贤侄啊。”

“是我。”

小伙子声音沙哑地简单回答。主人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不一会儿，村里的人们也都认出了小伙子，气氛立刻安静下来。人们不安地抬头打量着这张突然出现在月光下的凶恶面孔。

小伙子今年有二十二三岁吧？身材稍微有点儿瘦，但是骨头很粗，看起来块头还很大。在他身上，找不到丝毫的温柔味道，全身好像都是由凹凸不平的骨头和青筋组成。他的面部轮廓粗犷却又锋利，乍看上去，总让人在不经意间产生某种类似恐惧的尊敬。这种人通常沉默寡言，但是对于观看者，他就像刚刚疯狂卷过的风暴，暂时平静下来，令人心神不安。谁能预测这场风暴什么时候醒来，再次突然发作？

“怪童没来这儿吗？”

“没有，好几天都没看见他的影子了。他正给我们读《三国志演义》，刚刚读到最有意思的关云长，却停下了，好几天也不

出现,我们也都等着他来呢。”

“……”

“他和你有什么约定吗?”

“这个该死的混小子。有个人得了重病,所以我让他去汉城买些药回来,可是四天了,这小子还没回来。”

“得重病的人……会不会是黄进士家的内堂夫人……”

“不是。”

“怪童乘坐今天最后一班船,经过临津码头,大概要午丁门关闭以后,才能到达城外。今天晚上他可能要在城外住宿,明天清早才能回来了。”

小伙子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低着头站了一会儿,连个招呼也没打,就默默地朝着大门口走去。走到大门口,他又转过身,生硬地抛下一句话:

“怪童要是到这里来,就告诉他,我在青桥房等他。”

说完,也不等众人回答,他就消失在门外了。

“流头节半夜,阿鬼风风火火地跑来说什么重病患者,到底是谁生病了?”

“是啊……”

“刚才我问他是不是这家内堂夫人身体不适,他说不是吧?”

“他说要去青桥房,看来病人不是这家的人。”

“对,我知道了。”

眨着眼睛坐在旁边的小老么猛地挺直腰板,拍了拍膝盖,正经八百地叫道:

“上个月,我和双福从学堂回来,一块儿上山采花,正好看见刚才那家伙跟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坐在岩石下面。双福说他后来又在附近见过他们几次,是不是,双福?”

那个名叫双福的小伙子和小老么年纪相仿,十七八岁的样子,长得面目清秀,像个女孩子。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注意到他也坐在院子里,可见他有多安静。听小老么这么一说,大家才把视线集中在他身上。双福腼腆地点了点头。



一个略显老气的小伙子接着说道：

“现在想想，那个女人很妖艳，打扮得就像青桥房的妓女。年纪虽然不小了，但是长得很漂亮，脸白得像纸，好像生病了似的，这么说肯定是……”

“混账东西，你小小年纪，竟敢胡说八道？根本不了解情况，你就在这里大放厥词，要是传到那个阿鬼耳朵里，看你怎么办？阿鬼可不是好惹的……”

麻子主人咂着嘴巴，打断了那个小伙子的话。

“啊，好可怕。”

坐在角落里的年轻绾发者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

“谁？”

“还能是谁？当然是刚才那个阿鬼了。虽然没什么事，但是看见他还是忍不住害怕，老天呀。”

“不过，比起动不动就拔刀的小恶霸来，他还算得上是菩萨呢。”

“你说的小恶霸是不是经常来给我们读中国小说的怪童？”

“对。”

“啊，阿鬼把小恶霸放在手心里，像使唤奴隶似的呼来唤去，不是吗？刚才他不是还理直气壮地说，让怪童到汉城去买药，现在还没回来吗？连小恶霸都害怕的人，怎么可能是菩萨呢？……”

“你说得也对。”

这时，麻子主人又接过了话茬：

“你们没听说吗，那个阿鬼今年四月份在临津码头教训了一个男人？……没听说吗？……你们耳朵都堵上了？就连小毛孩子都知道这件事……”

麻子主人先刺激大家，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然后才慢悠悠地说了起来：

“今年春天，黄进士家的少爷去汉城办事，就带上了阿鬼。你们也都知道，临津码头人多的时候是很乱的。船来了，大家

都争先恐后抢着上船，拥挤不堪。阿鬼在前面开路，少爷跟在他后面，小心翼翼地踏上了船板。啊，可是突然有一个虎背熊腰身穿军服的男人牵着马上了船，不停地往挡在他前面的人头上挥鞭子。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就不用说了，就连少爷那样的贵族也挨了鞭子，为了不闹出更大的事端，只好忍气吞声地坐在角落里，赶紧用扇子遮住自己的脸。可是，那个阿鬼挨了鞭子，怎么会逆来顺受呢？他转身看了看那个男人，瞪了他一眼。这时，那个男人又挥了一鞭子，这次鞭梢正好抽到了阿鬼的眼睛，他的左眼珠一下子掉了出来。要是换成别人，这种时候肯定是要死要活了，可是这小子却若无其事，把掉落的眼珠放到水里洗干净，然后重新塞进眼眶，紧闭着嘴巴，什么也没说。不管那个男人多么心狠手辣，把人家眼珠子抽出来，心里都不可能平静。船靠岸了，男人先下了船，站在那里等待阿鬼出来，敷衍着向阿鬼说了几句道歉的话，可是阿鬼不管不顾地冲上去，把那个男人摔倒在地，用手指挖出了那个人的左眼珠，然后又抓住他握鞭子的手，像掰干柴似的扭断了他的骨头。”

人们就像被挠了怕痒的腰眼似的痛快极了，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纷纷。没有人指责阿鬼做得过分。也难怪，谁愿多结一个仇人呢……

“噫，真是大快人心啊。攒了十年的体重好像突然变轻了。受了这么大的委屈，那个男人也没吭声吗？”

“他还敢跟谁吭声？是他撕破了自己的脸皮，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作的孽……”

“那个男人自己做错了事，他哪里还敢吆喝。码头上的那些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教训了他。”

跟主人做了多年朋友的中年绾发男子满脸好奇地插嘴问道：

“喂，麻子，人们都说阿鬼是黄进士家的管家，可是那小子到底是干什么的？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是他们家的用人吗？或者只是一个普通的下人？各种各样的传闻都有，说得都不一样……”



麻子主人没有回答，而是笑了笑。

“不知道内情的人都在背后骂他，但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那个看上去非常凶狠的小伙子其实也很可怜。”

麻子主人开始讲起了阿鬼的故事。

3

阿鬼原来并不是用人。

他的父亲是黄进士家的下人，专门负责牵马。那个小子七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得上怪病去世了。负责在内屋厨房做饭的母亲把年幼的儿子丢给了主人家，自己跟随偷情的小货郎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这样，阿鬼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在黄进士家的下人房里受尽了白眼儿。

那个年龄的孩子本来就讨人嫌，所以当时的情景也就可想而知了。就算天性乖巧、善良的孩子，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也会变得恶毒，心灵也不能不扭曲，何况是他这种凶神恶煞似的孩子。不管怎么样，他在人情淡薄的环境里受尽了大人的呵斥和怒骂，尽管这样，他在成长的过程中还是惹出了不少的麻烦。直到现在，黄进士家下人房里的老人们还常常在背后讲他小时候的故事，就像闲聊起很久以前的故事一样。

那是阿鬼十岁左右时候的事情。当时，黄进士家下人房的总管江某因为阿鬼犯了什么错误而打了他几个耳光。谁想到，这几个耳光算是捅了马蜂窝。

从那之后，江某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侮辱，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变故。寒冬腊月，他刚迈过门槛，突然从门框上面洒下冰水；深更半夜，他推开下人房的木门出去撒尿，却被挂在门上的木棍打中了额头；拉开被子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从被子里面爬出蛇，甚至还有魔鬼从里面跳出来……

他明明知道是阿鬼干的好事，但是这家伙却连眼睛都不眨，矢口否认，所以他也只能在心里怀疑，而不能惩罚阿鬼。无奈之下，江某只好向阿鬼认错，请求和解，总算摆脱了困境。